



世界書局印行

景蕓堂印

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第三十九卷
雜藝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三十九冊
雜藝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定書畫譜一百卷纂輯書籍一卷 清康熙四十七年聖祖 仁皇帝御定	卷八十八至卷一百	二八四—一
欽定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欽定	卷一至卷十	二八四—四四一
墨法集要一卷 明沈繼孫撰	卷一	二八四—五三七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 清金簡撰	卷一	二八四—五六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二十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八

書辨證上



夏禹岫嶠山碑

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徐靈期衡山記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

傳聞也

朱熹韓文考異

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

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

則似近之蓋所謂螺書隔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

晦翁張南軒游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

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

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李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丹鉛總錄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後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偽金石文字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雲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嶽麓書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開巖予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隸釋互有不同元

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修二刻邪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石墨鐫華

周

穆王壇山刻石

吉日癸巳四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文金石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罇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于此而疑之宋濂潛溪集

石鼓文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

歎惜 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 周越古今法書苑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 倦游雜錄

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之辟雍廢徙置禁中 資古紹志錄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諸道石刻錄

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聖朝

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 石鼓

又音訓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

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

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塼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扁鐫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抵石方利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 道園學古錄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

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麤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前人題跋凡語涉辨證者彼此互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

山谷集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疑予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世以為確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

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剥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意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

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籀史

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而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八

各異出嘗考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非常事也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此其可疑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陽則成王時矣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是大篆又與籀異不得定為史籀

書廣川書跋

古字可參列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

云宣詩也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舍此二

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

雍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九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通志略

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十篇皆是秦篆秦篆本乎籀籀本乎古文石鼓間用古文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創小篆實因古人籀書加減之其不得加減者用舊文也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

之前所作也鄭樵石鼓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

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

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

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

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

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于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案南史襄陽人伐古

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為宣王

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

平王東遷一本作徙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

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一作其字

類小篆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一作其為秦詩

何疑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升鉛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

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

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

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中州

集

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

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

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

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

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

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

仿書則詩體仿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

路寢命羣臣賦詩亦其一證也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

辨萬言予按元魏景明二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

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

研北雜志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臬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十三

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啗毆二字以為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訥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于秦惠王時去

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千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紀多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濶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十三

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

為文王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
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𡗗𡗗二字見
於秦器固無害況𡗗字從山取山高奉𡗗之義著在說
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
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
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
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
復齋碑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
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
小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攷之 戴表元判
源集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
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
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
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

滅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
不必多辨矣 古文苑注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
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
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
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
其一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閭里果獲一鼓字
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
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出
程大昌云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
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
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足遂易
去小鼓而真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好事者散其不
足而創為一鼓 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
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
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

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說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十六

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

張懷瓘寶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剥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十七

帝京景物略

比干墓字

銅盤銘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源

漢隸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

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榻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為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張邦基墨莊漫錄又云政和間求三代鼎彝器遺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金石文字記云此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此外不聞墓前有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

七修類稿

孔子季札墓十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書亦少異於籀文疑

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攷也唐人刻此十字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何哉

廣川書跋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

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王應麟困學紀聞

延陵季子十字碑人謂孔子書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器蜀郡洗郡字半并正與此碑君字同蓋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及漢隸字源辨之甚明矣

吾行學古編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罰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岐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

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闕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爾

劉昌詩蘆浦筆記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厯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石星錫華

秦

嶧山刻石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

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

封演聞見記

秦嶧山碑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詞至二世時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此本鄭文寶云是徐鉉所摹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

鄭文寶記云徐公晚復嶧山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模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於天人之際太平興國五年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今以徐所投模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學世多傳之子家集錄別藏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

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云出于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真

杜甫直謂秦本傳刻爾皆不足貴也

集古錄

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校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附錄於此蓋集錄

成書後八年得於青州而附之同上

之界山刻石

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

都穆云汝州帖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五字蓋公賜

書堂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

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耳此遺者或云麻溫故學士於

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東木傳刻肥失

真者耶

集古錄

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界山凡刻兩碑今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解集

古錄以為非真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

矣金石錄

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吾子行

撰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文皆不類秦刻而

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

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

是非於其間哉

金薤琳琅

漢

漢石經

魏石經

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

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於堂西四十八

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

水經注

漢國子學堂之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

此據後漢書儒林傳而言

蔡邕筆之遺跡也猶

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

一作四十六枚

亦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隸隸字

與水經注言三字者異

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

洛陽伽

藍記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

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

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

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

劉本無郎字

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

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
與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
夫臣馬日碑臣趙陝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
臣傅楨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
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
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
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
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
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餘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三

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
翻刊入石曾惇石刻鋪敘

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
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

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金石錄廣川書跋

于石碑號洪都三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
為七經正字且曰魏一字漢三字按衛恒云正始中立
三字石經江式論書表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
碑西晉與水經注合廣川書跋云云乃龔隋志之訛耳

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
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
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
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
自相矛盾金石文字記云蔡邕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
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
其形者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
安在邪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
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
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
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
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鑄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
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
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碑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
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
有趙陝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
必有同時揮豪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三

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釋

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石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于安國之後三百年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三六

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邪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張續石經跋

孫叔敖碑

楚相孫若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於循吏

之首獨載改幣高相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康為邾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劉昌詩蘆浦筆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書畫譜

卷八十八

三六

周府君碑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於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考邪

同上

魏

大饗碑